

从辉煌到没落 ——《玉梨魂》叙事模式辨析

葛雪梅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6)

摘要:《玉梨魂》是清末民初言情小说重要流派之一的鸳鸯蝴蝶派开山之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经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然而,小说在经历了短暂的辉煌之后,就受到了读者的冷遇,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它的独特的叙事模式。

关键词:《玉梨魂》;言情;叙事模式

中图分类号:I20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07)03-0043-04

清末民初小说的重要流派之一的鸳鸯蝴蝶派,在经历了短暂的辉煌之后,就陷入了长期的沉默没落之中,甚至蒙受了“五四”新文学派及其研究者的批判。认为它是纯粹的封建文学,是金钱观念的文学,它几乎成了庸俗、肤浅、作态、空虚贫乏的潜台词。诚然,相对于新文学而言,它的商业性功利性要强些;它的趣味性倾向于娱乐、消遣、游戏。但是,鸳鸯蝴蝶派曾经以其作品之精,拥有读者之众,产生影响之大,就连新文学也受之一定影响,其形成的独特的文学现象确也值得研究者去作进一步深入的探究。对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品《玉梨魂》的成败与兴衰作出相对客观公允的评价,从而确立其在现代文学史上特有的地位,就显得尤为必要。

一、中西叙事模式的兼收并用,开创了言情小说的一种言说先例,促成了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空前辉煌

《玉梨魂》(徐枕亚著),1912年发表于《民权报》,在当时的读者中和文学界,立即引起巨大的轰动效应。它给当时呆板死气的文学界注入一股新鲜的血液。于是人们纷纷效仿,掀起了言情小说创作狂潮,促进清末民初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空前繁荣。《玉梨魂》获得空前成功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它创造性地借用了中国古典文学中骈俪文的叙事语言,成功地改进了中国传

统言情小说的情感叙写模式,同时巧妙地运用了刚刚从西洋介绍过来的小说叙事时间。

(一) 将四六骈俪体叙事语言引入言情小说

作者大胆地把中国古典文学中仅用于书写赋文的典雅工整、贵族气极浓的四六骈俪体叙事语言,引入一向不被传统文人所看好的小说中来,而且还是言情小说!仅仅就这一点来看,作者的勇气非凡,作品的独创性意义极大。小说中的四六骈俪体的叙事语言和大量穿插于小说中的中国古典诗词,共同描绘了人物间互诉衷肠的浪漫场景,营造了独特的诗情画意般的言情氛围。这不仅在外在形式上给读者耳目一新之感,而且还为读者开辟了丰富的想象空间,让读者充分领略到中国传统韵文在叙事上的非凡魅力。

(二) 别出匠心地改进了传统言情小说的情感叙写模式

第一,改变了传统言情小说的主人公形象特点。传统言情小说的主人公形象一般多为烟尘(或失意)女子与怀才不遇(或风流)的才子,而《玉梨魂》主人公形象则转向流落漂泊、寄人篱下的男家庭教师和多愁善感、红颜薄命的贵族寡妇。男女主人公的地位、身份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的自由恋爱方式的与众不同,从而使小说具有新奇感和悬念感。

第二,改变了传统言情小说的自由恋爱方式。传统言情小说的自由恋爱方式多为郎才女貌,男

收稿日期:2007-06-14

作者简介:葛雪梅(1969-),女,安徽肥西人,常州工学院教育学院讲师,苏州大学硕士生,研究方向:中国文学。

女双方因偶然机会一见钟情。而《玉梨魂》所写的自由恋爱却是萍水相逢、惺惺相惜、互诉衷情，到最后的心灵感应。打破了传统言情小说对自由恋爱的肤浅粗糙的描写方式，开始尝试比较深入地细腻地刻画恋爱双方的内心情感活动。

第三，改变了自由恋爱的结果。传统言情小说的自由恋爱结果多为恋爱之后，总是要经过一番好事多磨，要么是小人捣乱，要么是家长阻拦，但恋爱的最终结果多指向有情人终成眷属，即使有恋爱不成而双双殉情的，但作者也会通过虚构一个光明团圆的尾巴（如化蝶双飞、化鸟对鸣），来安慰读者和自己。《玉梨魂》的结局却具有时代特色：迫于封建礼教强大的阻力，女主人公在欲爱不能的情感折磨中抑郁而死，真实地写出了当时自由恋爱的艰难；男主人公由伤心欲绝到参军卫国，为国捐躯，人格境界得到了提升，恋爱的主题在无形中显得光辉灿烂。这种形式新颖又带有鲜明的爱国和反礼教激情的言情小说，自然深深地打动了当时的年轻人。同时，小说“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爱情抒写，正暗合了封建礼教的恋爱规范，这同时又博得了封建遗老的好感。

（三）小说成功借鉴了西洋小说的叙事时间

“……到徐枕亚才开始学《茶花女》的叙事时间（如《玉梨魂》开篇的倒叙手法与结尾的引录筠情的临终日记）。"^[1]由此看来，小说这种半新半旧、半土半洋的叙事模式，既符合当时渴望自由、希望变革的青年人的心理需求，又勾起了当时旧式文人的怀旧情绪。总之，弥漫在整个小说中的感伤、哀怨的悲观情绪恰恰契合了清末民初整个社会普遍存在的精神氛围和审美情趣。因此，《玉梨魂》一出版就被疯狂抢购，争相传阅，在当时的文坛上叱咤风云，这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总而言之，《玉梨魂》以极端古典化的语言、独特的、新奇化的言情写法而自成一格，已成为众多独立叙事系统中的最为特殊、最意味的一种代表。它带来民国初年的一个以情为重、唯情至上的小说创作的新时代，它所独创的言情小说的叙事模式，甚至为“五四”时期的“个人”式的小说叙事方式，提供了一种言说先例。

二、静止夸饰的情感抒发和单调贫乏的叙事语言，影响了小说的言情效果和艺术感染力，导致其在较短时间内走向没落

《玉梨魂》文本本身确实又存在大量的不尽

人意之处，特别在叙事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小说的重复、堆砌、平铺直叙的叙事语言，几乎是静止的、单一的、夸饰的情感抒发，导致了小说情节内容单调、枯燥和失真等等缺点。正如时人批评鸳鸯蝴蝶派小说“开口便见喉咙，又安能动人？”“议论多而事实少，不合小说体裁”。这与“五四”作家有意淡化情节，作为改造中国读者的欣赏趣味，从而提高中国小说艺术水准的出发点是截然不同的。小说叙事方面的这些缺陷，严重削弱了作品的艺术价值，影响了文本的言情效果和艺术感染力，这正是《玉梨魂》在经历短暂的兴盛之后就走入没落的根本原因之一。它在叙事上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大方面：

1、对“情”的大肆抒写冲淡了对“事”的叙述

中国古典小说中，叙写男女欲爱无望的悲剧故事，也是很常见的。但是，《玉梨魂》不是如何重述这类故事，而是以言情为中心，以人物情感主观化抒发为故事主干而结构情节、安排内容，并由此形成小说叙事的基本脉络和精神气息。仅就这一点来看，《玉梨魂》实为一部奇作。这些独特之处，既成就了作品，又使小说本身携带了叙事艺术上的先天不足。小说开篇在近乎舞台化的背景中，男主人公何梦霞模仿《红楼梦》的林黛玉，开始他的葬花活动。小说不厌其烦地抒写男主人公顾影自怜的哀吟，为梨花的残落而“喉咽三声，急泪连绵”；女主人公梨影因“感念梦霞葬花痴情夜哭”。作者极力描述葬花一类的悲情举止，目的决不是向读者展现男女主人公日常生活背景，而是为小说叙事设置了一个浓得化不开的悲情情境氛围，为男女主人公演情诉情询情安排一个场所。自此，小说就由这个“情”笼罩的“场”来展开叙述，正是在这一“场”中，梦霞为鹏儿授课，使男女主人公得以接触，加上前有葬花的相互感发，素不相识的男女主人公开始以书信述情。之后，除言情之外，小说的叙事几乎没有其他的细节刻画，也没有一些伏笔式的故事预设，更谈不上借助一波三折的情节叙述来推动人物情感的发展；通篇的故事仅仅依赖人物的感情发展而推进，所有的性格刻画仅仅依靠男女双方的言情表述而展开。况且，人物感情的发展，也少有内心合乎情理的“情”的挣扎的发生、发展和变化过程。这种对情的大肆抒写严重冲淡了对“事”的叙述，这就直接造成了小说内容几乎完全是由男女主人公的单调的悲情诉说而敷衍出一个悲戚绝望的爱情故事。

这种近乎没有理由的对情的彰显,就给读者一个很不好的暗示:男女主人公的苦苦思念似乎属于一种病态;再加上“男女主人翁把炽热的爱情化为一股自我毁灭的疯狂,宁可消极地自我牺牲,而不肯进取地拼命一搏,遇到困境,为了逃避,不做任何争取,只求一死……”的过分的煽情与夸张的抒情,就更使读者认为“人物的死亡和放逐,固然是作者想‘赚人眼泪’的手段”^{[2]75}。结果,读者就很难在情感上与小说产生共鸣,甚至认为小说在故作矫情,从而心生厌烦之感。一方面是这种大哭大悲、极度夸张的言情表述,而对“人物所经历的困境,作者只作一般情绪上的发抒,感伤的‘过度’并无助于思想的提升,更无助于对生命本质的深刻认识。即使这种悲伤有着崇高价值,如控诉天地不公,礼教吃人,也会使其变得庸俗。”^{[2]78}由此看来,这种高强度的人物情感诉说与小说所提供的贫弱情节叙事之间缺乏互为支撑、互为印证的基础,造成小说情节内容的概念化、程式化、庸俗化,致使情感诉说成为无本之木。在此种情况下,叙事的唯情致上的意图的实现也将大打折扣,这也严重影响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

2、满篇秣词艳句造成小说叙事上的虚幻、矫饰感

首先,《玉梨魂》首创运用四六骈俪体来写言情小说,小说是以一套华丽工整的四六句骈俪体语言来完成言情叙述的。这套语言充分发挥了文言文长于抒情表意的优势,使由“情”所构成的世界变得更纯粹、更强烈、更浓丽。缠绵的文字使主人公的情感宣泄获得一种空前的凄凉哀戚效应。所有的语言,都如诗赋一般,或对仗骈俪,或简洁幽深,夸张而又有韵律地叙述出人物的心境和情绪:“寒乡孤鬼,愁苦万丈。忘忧焉得萱草,解闷惟有杜康。清樽湛绿,独酌谁劝?愁不能解,功之以酒;酒不能消,扫之以诗……”^[3]这些文字既是叙事又是议论更是抒情,故事情节的交代也就散落在人物的这些表情达意之中。骈俪体文字以其虚饰、夸张和写意化、抒情化的特点,与主人公白日梦式言情自白及心理讲述互为表里,极尽能事地渲染了男女主人公柔肠寸断的哀吟、悲戚绝望的伤感,这种走火入魔式的痴怨,确实令人同情叹惜。然而,大量采用夸张渲染、对仗押韵的叙事艺术手法,极易造成小说叙事上的虚幻感、矫饰性,从而使小说叙事陷入到游戏、泻情、失真的俗文学的套路中去。正如《礼拜六》第102期(1921年)

落华写的《小说小说》中对四六派言情小说评论:“盖四六派言情小说问世,小说之道遂受一劫,愤世之士,斥为无耻,焚琴煮鹤,举古今中外之名作,咸堕于不德之渊。……致以骈四俪六,浓词艳语,一如巧工之筑墙,红黑之砖,间隔以砌之,千篇一律,行见其淘汰而无人顾问,移风易俗则瞠乎后矣。”^{[2]7}一评其浓词艳句,二评其格调低下。这也正是《玉梨魂》不能行远的原因。

其次,小说的叙事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字表述方式。《玉梨魂》惯以哀凄的字词,刻意营造一种压抑感伤的气氛。小说中到处充斥着忧愁、疾病、绝望、断肠、恨悔、死亡、哭泣等等一类夸饰不实之语。如《玉梨魂》第五章:“梨影而不抱达观,亦效颦卿之怨苦自戕,感书之邮,流泪不干,恨海翻落花之泪,病压愁埋,日复一日,试问柔躯脆质,怎禁如许消磨?只恐不久即行销骨立,魂若喘丝,红颜老去,恩先断而命亦随之俱断,黄土长埋,为人苦而鬼更苦矣。”^{[2]72}这些文字真乃字字悲戚、隔行流泪、隔段哀泣,阅读这类小说可算得上是对读者的感情心理承受能力的一种考验,难怪有人讥其为“眼泪鼻涕小说”。过度滥用感伤文字,会把小说叙事方式引向无病呻吟的虚饰中去,有时反而会造成读者的厌烦麻木而感伤不起来。更有甚者,竟然会造成喜剧的效果,引人发笑。以过分矫情化的表演式的浮华言辞来对小说内容进行言说,必然使小说的叙事远离艺术真实的境界而堕入虚幻的蜃楼幻影之中,一旦时势变异,读者眼泪流尽,看清真相,也就是这类色彩斑斓类小说遭遇冷落之时。

由此可见,在小说创作中,作者“一旦卷入感情旋涡,他呼天抢地,寻死觅活的程度,可能甚于常人。感情对他是不客气的,在他身上的泛滥也是无度的。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抒情者,作为抒情者,他要把所唤起的感情通过某种媒介传达给别人,因而理性又会随时出来主宰之。没有感情的催生,抒情者不可能有真切的体验,无病呻吟,是抒情大忌;但没有理性约束,抒情者又不可能从感情的泥沼中拔出来。”^[4]而《玉梨魂》通篇采用非理性的抒情叙事语言,必将赋予小说的叙事以简单、滥情、矫饰、虚幻等怪异的面貌,就连同是鸳鸯蝴蝶派作家的张恨水,也曾写了《〈玉梨魂〉价值堕落之原因》,批评《玉梨魂》“文字堆砌”“缺小说条件”“不见小说的情调”^{[2]8}。

综上所述,可清晰看出《玉梨魂》在叙事语

言、叙事时间等方面的创新和独特之处;同时又辨析了其在叙事艺术和叙事风格上的遗憾之点。这正是《玉梨魂》从辉煌走向没落的真正原因。

参考文献:

- [1] 陈平原.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48.
- [2] 赵孝萱. 鸳鸯蝴蝶派新论[M].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
- [3] 魏绍昌,吴承惠. 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下)(作品部分)[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641.
- [4] 李瑞平. 古代抒情理论的文化阐释[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90.

Going from Splendor to Decline —Analysis of the Narrative Mode of “*The Soul of Jade Pear*”

GE Xue-mei

(Literature School of Suzhou University, Jiangsu Suzhou 215006, China)

Abstract: “*The Soul of Jade Pear*” was pioneering work of “the School of Mandarin Duck and Butterfly”, which was an important school of romantic novels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It once exercised great influence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However, after the short splendor, “*The Soul of Jade Pear*” fell into long-term silence and declined. Its unique narrative mode was one of the causes that contributed to the decline of it.

Keywords: “*The Soul of Jade Pear*”; romantic novels; narrative mode;

启 事

本刊已入编《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期刊网”、“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和《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作者著作权使用费在本刊稿酬中一并给付(另有约定者除外)。对此不同意者,请在来稿时说明。